

篆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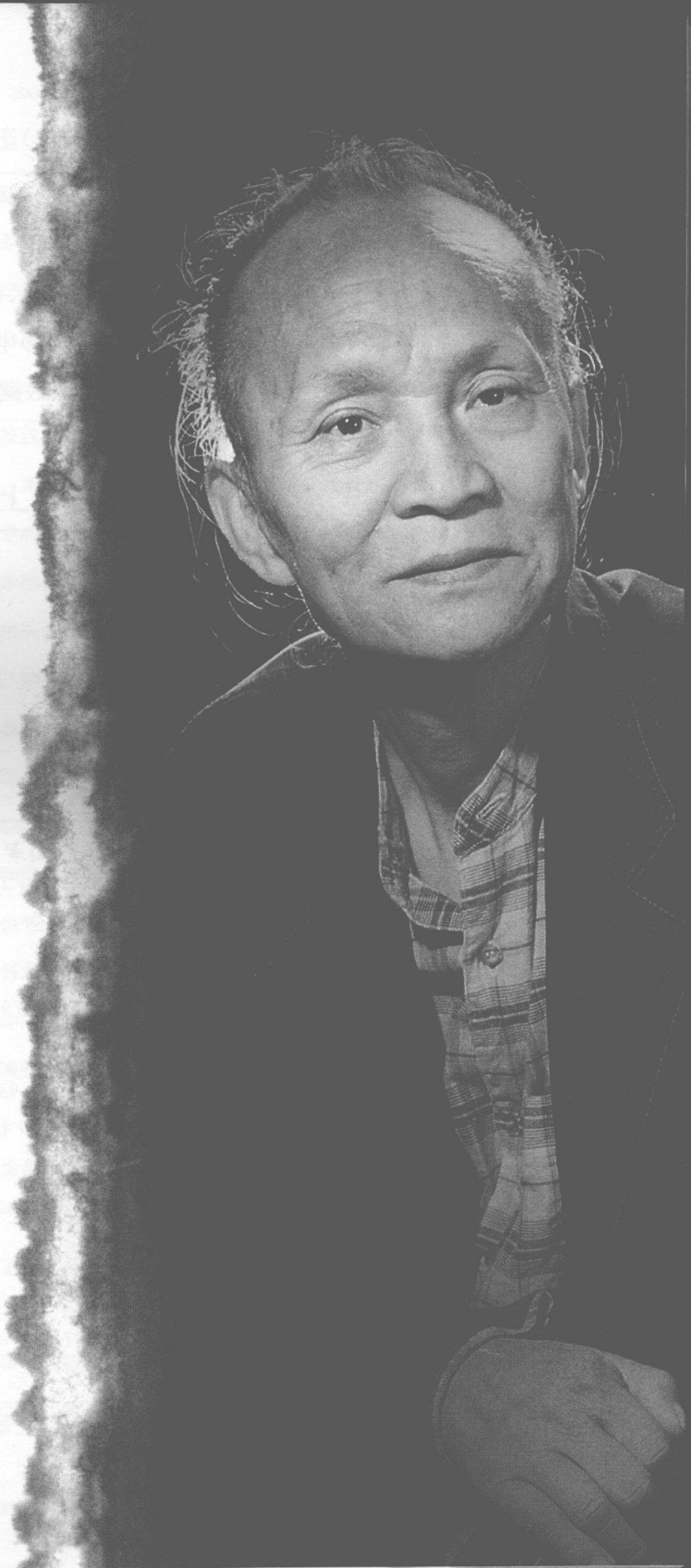
傅嘉儀作品集

上卷

傅嘉儀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FU



傅嘉儀 篆刻

傅嘉儀作品集 · 上卷

FUJIAYI ZUOPINJI
ZHUANKE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广州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嘉仪作品集 / 陈兆明编—西安: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2004.6

ISBN 7-5062-6764-0

I. 傅... II. 陈... III. ①汉字—印谱—中国—现代②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③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1369

傅嘉仪作品集(上、下卷)

主 编	陈兆朋
副 主 编	魏 杰 伏海翔
编 委	陈兆朋 魏 杰 伏海翔 张都陵 傅 巍 王自立
责任编辑	焦毓本
整体设计	范晓荣 黄少阳
版式设计	杨鹏飞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地 址	西安市南大街 17 号
电 话	029-87279676 87233647(发行部) 029-87234767(总编室)
传 真	029-87279675
邮 编	710001
E-mail	wmcxian @ public.xa.sn.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787 × 1092 1/12
印 张	36.5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62-6764-0/J · 66
定 价	460.00 元(上、下卷)

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本公司更换



傅嘉仪（1944—2001年），字谦石，号印道人、终南山人、大兆居士。祖籍山东蓬莱，生于西安。著名书法篆刻艺术家。原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终南印社社长、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省、市政协委员，省、市文史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傅嘉仪先生自幼研习书法篆刻，师从韩秋岩、李滋煊。早年在天山脚下度过了七年戎马生涯，1972年调入西安市文物局。朝入秦宫、暮出汉殿，他把对秦汉玺印、瓦当艺术的研究和篆刻书法的创作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篆刻上溯秦汉玺印，旁参封泥瓦甓，既有黄土高原苍雄穆朴的气韵，又兼融生辣挺劲的奇丽风姿。原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西泠印社社长赵朴初先生赞其篆刻：“神情意态，力追秦汉。方圆规矩，蹊绝邓丁。”在中国书协举办的全国书法篆刻展中，傅嘉仪曾多次被邀为评审委员。

傅嘉仪先生的书法天资纵逸。先生以印入字、字从印出，能得心应手地将甲骨文、金文、瓦当文、砖铭、镜铭文字融入书法创作中。先生善用长锋羊毫，作书酣畅淋漓、奔蛇走虺，气格高古脱俗，享誉海内外。1984年以来，他先后十余次应邀赴日本、韩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举办展览。1993年应邀赴台，舆论称赞他“给台湾印坛带来一缕清风”。1996年应邀在法国的书法专题展，多幅作品被著名的博物馆收藏，法国的媒体称他的作品为“天国来的艺术”。

先生的治学精神也是令人可敬的。新疆7年的军旅生涯，使他与红柳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自己的书斋名为“红柳书室”。天山红柳那种跟植沙漠、不畏风雨，在艰苦环境中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成了他生命的追求。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他在病榻上仍然与前来探望的亲友、学生谈笑风声，仍然继续整理着厚厚的文稿……。笑对病魔，奋斗不止。

2001年6月，先生因病遽然长逝。引起国内外书坛的震动，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在唁电中评价他：“生前在研习汗瓦、印玺、镜铭、封泥等古文字方面成就显著，在书法篆刻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先生生前有一夙愿，就是在他60岁的时候，举办一次作品展，出一本集子，将自己几十年来在艺术领域的探索总结一下。不料，他却在57岁时与世长辞了。为了完成这个遗愿，先生的学生、家属和生前好友将多年悉心收藏的书画篆刻作品集中整理，出版了这本集子。

先生去了，但他的“红柳精神”，他的书印作品将永留天地间。



「我是一个兵」

◎傅嘉仪先生自幼研习书法篆刻，

师从韩秋岩、李滋煊。

早年在天山脚下度过了7年戎马生涯，

韧性、狂热的艺术家

钟明善

他是属猴的，今年才是他的华甲之年，可他匆匆地、匆匆地已去了三年。凡是认识他的，读过他的作品的人，谁都实实在在的忘不了他一书法篆刻大家傅嘉仪。

作为现代文化人，他是最有个性、最容易引人议论的角色。他简明直爽。直爽得简直像个透明的人，爱和恨都是在瞬间表露无遗；他善于辞令。为了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对付他不相信的人，他会让对方无法判断他说的哪一句话是真，哪一句话是假；他率性天真，天真到时时你会感到他像个未成年的大孩子，真诚而可爱；他果断、勇毅，凡是他要办成的事，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完全按自己理想办好；他少年老成。在纷繁复杂的人生际遇面前，他能清晰地洞察一切，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处理疑难问题的切入点，然后机敏、迅速调理摆平；他热情洋溢。无论为公为私，他都像一团大风中熊熊燃烧的火。他的狂热、执着，在周围的人群中时时能煽起情感的热浪。哪怕是片刻的寂寞、孤独都会刺痛他的心，让他烦热、狂燥。他是一位敢爱、敢恨、能屈、能伸、机敏过人的西部黄土、原野、戈壁、风沙、古城中成长起来的男子汉。

他匆匆地去了。三年了，人们还时时怀想他、议论他，有爱、有怨、有褒、有贬。但，所有认识他的人，读过他文章的人，看过他的书法、绘画和篆刻的人，书架上放着他的遗作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当代书法篆刻领域难得的奇才，一位历经坎坷而又韧性、狂热的真正的艺术大家，一位执着于艺术事业的狂人。

60年前，农历腊月27日，他生于西安刻字世家。刻字是从他父辈接过来的家传手艺。得到书画篆刻界前辈韩秋岩、李滋煊先生的激赏与指点，更为他艺术的升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60年代初，当别的孩子正在走着读书升学的道路时，中学时代的他就入伍参军，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在祖国西部边陲新疆天山脚下度过了7年戎边生涯。这期间，他有幸结识当代著名国画大师黄胄。黄胄的艺术才华像五彩的光华启迪了他的艺术灵感。从小对刻字的简单理念此时也化作了对象刻艺术的追求。他用胶水、细沙自制砂纸磨石头，奏刀刻印，成了他军旅岁月中最大的业余爱好。为了怀念这一段难忘的经历，他把自己的斋号命名为“红柳室”，寄寓了他对瀚海、军营、戈壁、红柳永远的怀念。20世纪70年代初，由部队复员回长安，他被分配到文博部门工作。面对大量周秦汉唐文化遗存，面对神秘而又瑰丽的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瑰宝。一个中学文化程度的他，自知积学甚浅，于是拼命地学习，认真地研究，从书本上学，向老一辈文博工作者学，跟同事们学，向文物本身学，向一切有学问的朋友学，夜以继日，寒暑不辍。“十年磨一剑”，他硬是凭着自己一股子顽强精神，一份超人的聪慧颖悟天才，在文物和艺术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论文先后发表在《文物》、《书法》、《书友》(台湾)、《书谱》(香港)等海内外重要刊物上。他成了文化界同道瞩目的自学成才的文博专家、研究员。由刻字升华为篆刻与写字升华为书法一样，是他勤学善悟的必然结果。如果说文革中与赵熊合刻的《国际歌》、《绣金匾》、《丝路》等印谱，显示了他的篆刻功力与天份的话，那么80年代中后期，他的篆刻作品集《心碑》、《印道人访台印痕》，则使更多的朋友感受到他篆刻艺术的感染力。而他的《红柳室印话》、《印的起源》、《篆刻欣赏》、《鹤舫印存考》、《秦汉十二字瓦当书法散论》、《秦封宗邑瓦书及其书法》等论著更以其深邃的思考与独到的见解得到海内外同道的认同与赞许。他和夫人张都陵女士用8年时间合编的《金石文字类编》、《秦汉瓦当全图》等巨作更体现他的学术水平、文物鉴定水平和艺术鉴赏能力。最令同道们赞叹钦佩的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他献给这个国家、民族、人民，献给这个社会的学术、艺术成果都是在他患了严重的疾病以后创造出来的生命奇迹。正茆茆像他自己1995年元月16日《五十述怀》最后所说的：他是“把每天当作最后一天活着的人。”是“老牛不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傅嘉仪。”同事们说他是“工作狂”，他就是一个投身艺术事业的艺术狂人，他“不放过任何一个通过努力能成功的事”。顽强、努力、机敏地抓住每一个成功的机遇，是他成功的秘诀，

也是他最令人敬佩的性格。

傅嘉仪不仅是成功的艺术家，而且也是成功的艺术活动家。1979年他和一些同道在李滋煊、黄永年、刘自棣、陈泽秦、陈之中、宫葆诚、程克刚、曹伯庸等老师的支持下发起成立西安“终南印社”；1980年至1981年参与筹建陕西省书法篆刻研究会；1985年筹建西安青年书法家协会，并被选为首任会长；1985年与朋友一起成立“西安书学院”；1989年筹办“西安书法艺术博物馆”。在书博，他先后组织筹办过《当代篆刻邀请展》、《中日友好篆刻展》、《全国妇女书法展》、《中国陕西古代金石拓片壁画展》等。一直为陕西书法篆刻走出西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尽心尽力。从1984年起，他多次访问日本、韩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台湾地区，举办书法篆刻展览、讲学、做书法、篆刻创作示范。他是陕西在东南亚地区有影响的书法、篆刻家和艺术活动家。台湾文艺界朋友评他给台湾“带来了一缕清风”。日本朋友更誉他为“亚洲第一刀”。这些赞誉，对他确实非虚誉也。

在篆刻艺术的学术研究上，他是下过苦功的，有他的大量古文字学、印学著作为证。其治学之勤苦，思想之睿智在同辈中是出类拔萃的。他少年时代就十分崇拜之谦、齐白石两位篆刻大师，所以自命其字为“谦石”。由此出发，他这位“印道人”上追周、秦、汉古玺、印章、封泥，下及砖瓦陶文以及明清流派印，不拘门派，广泛学习。在篆刻艺术上，他是个不断求新求变的篆刻家。他对“现代印坛上一些无名刻家创新意识，求变精神”十分赞赏，他“自愧不如”。感叹自己“我主张锐意求新，但是牵风筝的线，总丢不下手。”正因为丰富的印学文化积淀，有对历代篆刻技法的深入研讨，有不断创新的精神，特别是有对篆刻艺术形式美的极好的艺术感受，所以他的篆刻作品，无论是应规入矩的仿古之作，还是大刀阔斧的应急方作；是字法严谨而刀法流畅的朱、白文、姓名印、闲文印，还是独具匠心的肖形印，佛教造像印，信刀刊刻，皆成佳构。他古文字形熟悉，才思敏捷，迅急奏刀，成了他篆刻创作的一大特点。记得1984年在日本东京，他两个小时治印二三十方。令人惊异。他嗜印成癖。看见好的印材就心里发痒。他为许多朋友治的印，大多是极随意的情况下随手刻就的。他有强烈的表现欲。在艺术上从来不甘落后人，艺术上的竞争心，促进他尽力刻到最好、刻到一流，也铸就他成了一代大家。

他的篆刻，能给我们从事艺术美学研究的朋友提供极好的启迪，能给从事篆刻教育的朋友提供好的教材，能给学习篆刻的朋友提供好的范本和最难得的艺术实践经验，能给锐意创新的朋友提供极好的借鉴，能给研究汉语古文字的朋友提供文字学的思考空间。他的雄健浑朴、巧思佳构、妙趣横生的篆刻艺术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艺术瑰宝。

他去世已三年了。按照中国人传统的习俗，过了三年，他就超生了。这大约就是佛家所说的“涅槃”吧！他十年前就有“人生沧桑，逝者如斯夫”的感叹。他还引用宋人的一首诗说：“同树异枝各自荣，些些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少，能有几日做弟兄”。“不应计较得失，不要怨恨昨天，也不要寄希望于明天，只该努力于今天。”读着他的这些不无沧凉的人生感慨，我更怀念这位英年早逝的兄弟。三年前我在出访台湾期间，他过世了，虽然我也遥寄了对他的悼念，但心中始终感觉怅然和遗憾。

现在他的由刻字结缘而成为同道、好友、助手、贤妻的张都陵女士筹备出版他的篆刻作品集，约我写序，我感到他的从艺精神、艺术思想、艺术经验和大量艺术作品，在篆刻艺术已成为独立观赏艺术的今天，一定会给许多热爱艺术、研究艺术、从事艺术创作的朋友以有益的启示。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谱写了当代篆刻艺术光焰照人的一页，他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艺术理想，他实实在在地辉煌过。



「自在」

◎我记忆中的傅嘉仪先生，
虽身体消瘦，而总是神采奕奕。

天下谁人不识君——怀念傅嘉仪

李刚田 |

嘉仪道兄仙逝已两年多时间了，提起笔来写这篇小文。与嘉仪兄交往的许多镜头在心中萦回，使人感慨万千。

他匆匆地走过了短短五十七年的生命之途。我记忆中的他，虽身体消瘦，而总是神采奕奕。他在不停地工作，不断地艺游，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在做，还来不及人生旅途的休整，更来不及对往事的梳理回顾，就匆匆去了。他的遗恨或许不在于生命的攸短，而是还有许多想做而未能做的事情。他全身心投入学问与艺术，却不知不觉地透支了自己的生命之烛。如今嘉仪兄去矣，朋友们心中嘉仪的形象仍是十分鲜明，他的坚韧与执着，他的才情与激情，他的古道热肠，永远感染着“书道印坛”，天下谁人不识君“！

他是一个坚韧而执着的人。他将自己的工作起居处命名曰“红柳室”，是对在戈壁滩那恶劣环境中生长的红柳精神的向往，是对顽强生命力的礼赞。嘉仪当过兵，做过工人，又长期埋头于文物及书法篆刻的专业工作中，他大概不会当官，也当不了老板，是个具有平民意识的人，是一条胡同走到黑的人。我们回头看他一生的许许多多著作，给世人留下的无数书法篆刻珍品，回想他寻真游艺走过的江南塞北、友邦异域，这许许多多的担子，都是由嘉仪兄羸弱多病的五尺之躯担当起的。业内朋友呼他为“拼命三郎”，他自己也说：“要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去拼搏”。他崇高的敬业精神、顽强的意志力是超乎常人的，他全身心投入事业，追求精神境界，而忘记了自我，忘记了有形的躯体。他不善于人际周旋，也不会摆一副名家的花架子，他是一个一生耕耘的艺术劳动者。

嘉仪又是一个充满才情与激情的人，这是艺术家的气质。他工作在文管单位，由于其志所在，他选择了艺术考古的研究方向，以艺术美的角度去梳理历史的大量文物遗存，使遥远的古代文物与当代的艺术创作接轨。他所编著的秦封泥、秦汉瓦当、历代印陶、篆字印汇以及其他金石文字，取材于历史遗存，而指向都在艺术。文物与艺术的结合都是个边缘学科，研究者必须兼具文物考古与艺术创作两方面知识才能，所以历来是个涉足者较少的领域，而嘉仪以其文物与艺术两方面的才学，正当斯任，在这个领域中，他心与古今，如鱼得水，心血所聚，取得了累累硕果。此外，另一个令他展示才情的领域是书法篆刻创作。他胸中贮存着大量古代金石文字，这使他的书法篆刻艺术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古拙厚朴之美，他生长居游于黄土高原上的西北重镇西安，这又使他的艺术表现出雄健的作风，酣畅淋漓的气势与峻嶒高标的风骨。其篆刻用刀爽健中见浑厚，其书法用笔于劲健中见苍涩，其作品以气胜、以势胜、以性情胜，而不斤斤于刀笔完美精工，也不一味求“雅”而作寒酸儒者相，其刀端毫颠，表现出的是才情与激情，是人格的魅力。

嘉仪是一位襟怀旷达的人，是一位具有真性情的人。这种真性情一方面表现在自己的艺术事业中，他为事业而舍去许多人生的快乐，他为艺术一往无前。整日、整月、整年辛劳，或伏案于一隅，或奔波于四方，同千年烂铜、残砖断瓦打交道，在常人眼中是个极枯燥乏味的工作，但嘉仪兄在此间倾心与古人对话，在此中寻到一个五光十色的极乐世界。他的人生是单调的，又是绚丽的；是乏味的，又是至味的；是暂短的，又是永恒的。他的这种真情表现的另一个方面在于世事人情，他性格开朗，不做作，不矫情，对人真诚热情。在艺术交流与学术活动中，嘉仪每每直陈自己的审美判断和学术主张，有时不惜与人争个面红耳赤。至今印界朋友们谈及嘉仪，他极具个性的形象仍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与嘉仪兄交往的许多小事，至今仍时时萦怀而拂之不去。记得1991年，全国第二届篆刻展评选工作在烟台进行，嘉仪和我都是评委，工作结束后，我们一同逛街市，到了午饭时，嘉仪拉我走进一家海鲜馆，并命令式地说：“你没我有钱，我请客！”面对他那份孩子般的真率，我便不去客气了。他点了许多菜，有两个大海螺，还有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海鲜。他很豪气，大方得让我有点不安，见此状，他又不无调侃地说：“就算你欠我一顿好了，回头你请我一次。”事情过去了许多年，终于没有机会回请，至今我欠嘉仪兄一顿海鲜。



「对酒当歌」

◎嘉仪先生将毕生精力

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篆刻、书法、考古事业，
直至到其晚年因糖尿病重住院，仍锲而不舍。

写在傅嘉仪先生书画篆刻集前

黄惇

傅嘉仪（1945—2001）号谦石，别号印道人、终南山人，大兆居士等，祖籍山东蓬莱，生于西安。从小热爱书画篆刻。青年入伍，在新疆阿克苏渡过他的军旅生涯，因钟爱红柳在戈壁逆境中的顽强生命力，遂以红柳室颜其居。军旅归来，他作过工人，后转至小雁塔西安文物管理处从事考古研究工作，喜摩挲秦砖汉瓦，自言“朝入秦宫，暮出汉殿”，以后他关于秦汉瓦当的研究，正奠基于一时期。1988年，因其在书法、印章、考古等方面的杰出才能，在政府的关心下，由嘉仪先生出任馆长，筹建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他白手起家，以其声誉广为征集当代国内外名家书作、印作，收藏失散于民间的碑刻精拓、文字砖瓦、玺印封泥。1996年他发现民间有秦代封泥流传，引起高度重视，因即采取抢救性发掘、征集和整理，使大批历史上首次出土的秦代封泥，得以完好保存。先生性豁达豪放，而情感细腻，大凡与他接触过的朋友，都为其热烈、耿直之性情所动，正因此，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成了他接待来自世界各国、全国各地朋友的场所，他自己也曾出访日本、韩国、新加坡及台湾、香港等地区，为弘扬中国书法与各国展开更广泛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所创建的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也因此享誉海内外。

嘉仪先生一生著作甚勤，尝著有《秦汉瓦当》、《篆刻字汇》、《金石文字类编》、《秦汉封泥汇考》、《中国历代印风系列丛书——历代印陶封泥风》等，又曾有《印道人印存》等创作印谱问世。在秦汉瓦当研究中，他纠正陈说，提出“文字瓦当始于秦”的学术观点，后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在当时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嘉仪先生以书、印享名海内外，西安地区丰富的秦汉文化是他成长的根基。他的书法以篆为主，用笔法缶庐亦受西安书法泰斗刘自桢先生影响，形构则大、小篆之间，华滋而奔放。晚岁去华归朴，不工自工。尝见书法报天庐先生在其病重时的报导，同时刊印其篆书“无门车马凤酒秦歌咏翰墨、室有鼎钟龙尊汉瓦乐未央”一联，点画之间，横竖欹侧，多有变化，既沉着又痛快。嘉以天年，则当入化境。其于篆之熟，则发于印可谓心手两忘，予尝见其治印，先起腹稿于胸，复用刀嘎嘎，猛利爽快，倾刻而成。无论古玺、汉印，刻毕，字之形构，章之布白，边栏之处理，即连残破处，均宛如出土，朴拙不雕。1997年我读到他“引狼入室”一印，此作熔古玺、瓦当、钱币、砖铭于一炉，完全打破印文常规的排列方式，然相互照应，混融无迹，一“狼”字横卧底部，妙趣横生，展示了作者运用印章形式语言的自由境界。赵朴初先生尝评其篆刻云：“神情意志，力追秦汉，方圆规矩，蹊绝邓、丁。”正是赞誉其印作得之秦汉，而以情生印，有创造力而不逾规矩。

嘉仪先生将毕生精力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篆刻、书法、考古事业，直至到其晚年因糖尿病重住院，仍锲而不舍。先生在江南友人中，与我感情笃厚。1995年，我因接受“九五”国家重点出版工程总编《中国历代印风系列丛书》，考虑到印甸、封泥之研究，非傅嘉仪任分卷主编莫属，遂信电相邀。时已患病的一口答应。1996年书稿将成之时，我赴西安，病中的他与我接连三四个通宵共同完成最后的书稿，工作中的他对每方印甸的熟悉程度令我惊讶而钦佩。1997年，我与嘉仪兄被同邀参加韩国世界书艺全北双年展，时其病已深，手、脚上的创口无法愈合，就在嘱我帮其换药，清洗创口之时，他仍然侃侃而谈最新的发现。我知道他视艺术为自己的生命，因此只要谈到艺术，他便充满着生命活力。2000年的一天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偶然看到对他的采访，与三年前比较他又苍老了许多，我即将电话接通，说我在电视中看到他谈秦封泥的价值，并安慰他气色不错，嘱其保重，不要再喝啤酒……，而心中则为长我两岁的老友如此衰老而阵阵作痛！设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好一次通话。2001年秋，我与嘉仪兄及众多学者共同完成《中国历代印风系列丛书》（重庆出版社版），获“全国首届优秀艺术图书一等奖”，复又获“全国图书奖‘提名奖’”，我按二十一卷的分卷主编，一一电告获奖消息，而《历代印独、封泥印风》卷的作者嘉仪兄，我却无法再以电话祝贺他了，不过我知道，嘉仪兄或九泉有知，定会与我们举杯痛饮。

印道人生的完成——与友人说傅嘉仪

肖云儒

我和印道人傅嘉仪相识久矣，我大他四岁，曾以贤弟相称。大约是因为隔着行的缘故吧，一直没有正经八板在一切论过学，经过史，论过书，论过印，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作过逍遥之游或竟夜之谈，体味《兰亭序》里那种“取诸环抱，晤言一室之内，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的焕发而又惬意的生命状态。他几次上门向我索要西部研究方面的书，也给我送过他的书和字和印，每次都真诚相约“一定找个整块时间长谈”，就这样十几二十年过去了，心仪的朋友间竟然没有一次从容的对话。唉，人生路上我们总是埋头忙个人的，总是想着来日方长，那里知道无多的来日正如秒表的的嗒中消逝呢？又哪里知道永别会猝然而至呢？就这样和一个美妙而充实的生命错过了，无可弥补无法挽回地失之交臂于宇空之中！

我的书架已经换了七代，每换一次就要清理淘汰一次，而嘉仪的著作却是“免检”“免汰”的。你看南墙那个大书柜，又高又大一字儿排开16开本的《秦汉瓦当》《篆字印汇》（上、下）《金石文字类编》（上、下），还有好几册厚厚的印谱，象不象秦砖和汉画像石，沉沉稳稳立在那里？来，我们现在就用钢尺量量，看看，一点不少足足两尺厚，和《老舍文集》一样尺寸！这才是印道人文化生命真正的体重和身高。他是一位书法家，一位篆刻家，更是一位学问家。在古文章学、金文学和瓦当封泥的研究中，揉进自己书法创作的鲜活体会，又以对汉字源头的探幽所微做基座，提升自己的书法创作。这样的人是极有沉郁伟岸之势的。有时我浏览书架，停在手挽手站成一排的“大个子”传记著作面前，一种矮小的感觉便袭上心头。

嘉仪给我治过几方印，现在也一直用着，我喜欢朱白之间显出的浓浓刀味。你注意看这方印，是不是在一气呵成中感到一种动感？——金冲击着，而石砥砺着，于是漫出来一种苍劲老到的气息，又埋伏着栩栩的生意和意趣。我更喜欢这方闲章，你看“留意笔墨”四个字，提醒你为文为书之道，朝深里想不也是为人之道吗。它给我某种约束。人入老境，自以为可以从心所欲而不致逾矩了，便常常疏于自律自检，乃至倚老卖老，嘉仪用这方印无声地提着醒儿，要我老而不忘约束啊。人生和艺术本来就在“有为有弗为”之中，在约束和成就之中成就的啊。

嘉仪的金文、简书、行草都送过我，以书印会友，他从不吝惜的。我还看过他现场挥毫。写金文大小篆，哪个老到——我说的不是到位，而是超越到位，在中规中矩的墨线中，而有一种美在散步，有一种生命在古字中复苏。写简书行笔疾快，改变了我对简书的成见。我当时想，可不就得这么快么，要不然司马迁怎么写出《史记》，而且还毁过一次竹简又重来呢？写行草，始则蓄势猛发，状如银瓶乍破；旋即驭笔入骑，驰骋腾越；不待你缓过气来，却又一路歌吟，徐徐舞动于宣纸之上。不但寓动为静，让你品尝线条、结体、章法之美；而且化静为动，让你欣赏即兴创造的奇观和表演之美。感觉真是好极了。

这大约就是你我熟悉而且感兴趣的傅嘉仪了。其实这恐怕只是他的一半，他还有远为阔大

的多的生命空间和事业领域。他为西安书法艺术博物馆从建立、调人、培训、管理、公共联络到拓展业务花费的精力，他为陕西篆刻艺术的组织建设和队伍培养付出的辛劳，他为海峡两岸书艺的共进、为中国书法在东南亚各国汉字文化区的传播所做的工作，都是我没有办法和你说清楚说完全的。这些工作有道不尽的繁杂、扯皮、熬眼、嚼舌头、文牍轰炸、误解嫉妒、忍让甚至屈辱，还有一次一次的遗憾和失败，以及无可逃避的反作用力，都得由嘉仪那颗因深藏书斋而变得脆弱的心一一承受。我对个中的酸甜苦辣也不幸略略有所尝味，深知那不但会占用你大量的时间，而且要残酷的消耗你大量的精力和智慧，用一种和艺术家和学者南辕北辙的思维和方法，搅和的你心无宁日。其间种种对生命隐性的损耗，是现代电算会计也无法算出来的。

记得四年前春节后的一个冬日，我有事去他的办公室，满桌子墙上地下堆满了书，都是文字学、文化学、书学领域的高质高档书，书堆埋着一个长沙发上零乱着被褥，春寒料峭，斗室无温，春节期间为了躲人，他和夫人都“死守”在这里给一千七百多页的大著《篆字印汇》做最后的定稿。此时清样已经出来，心情正好，我便开玩笑，说傅公书房可作新版书赋《吊古战场》，传之千古了。殊不知他的糖尿病已入膏肓，人瘦骨酥，面无血色。小我四岁，倒是比我老十四岁还多。他带着病在抢着走好这人生最后的行程，经常住院，同时也经常听见他又出版了大部头的消息。有人说他简直不要命了。我总是叹口气，为嘉仪解释：你们还没有读懂这个人啊，对于把社会文化事业看得比个人生命更重要的人，活着的意义已经比活着本身更重要了。

两年前，也是一个冬日，我在省级突出贡献专家评审会上吃力的捧起他的几部大书，慷慨为嘉仪老弟陈词“这样的业绩，这样的精神，专家称号不给他还给谁？”我略显激动，我预感他来日无多了。

一年前的冬天，他又一次住院，在医院里托崎岖给我送来了八百多页厚的新著《秦汉瓦当》。不久我去看他，病房里放满了朋友和学生送来的鲜花。

几个月后，印道人在这间病房的鲜花丛中驾鹤西归。所恨者是，他走的实在有点太早，无愧者是，他比我们实在更好的完成了自己。

不折不饶红柳精神—回忆老友傅嘉仪先生

柏树(日本)

2001年6月28日，突然接到傅巍君的丧报，使我大为吃惊，因为，这一天是我的生日，瞬间，在我脑海里浮现的是“不折不饶红柳精神”……（红柳室是傅嘉义先生的室号）。傅先生一边和糖尿病苦战恶斗，一边又作出了伟大的业绩，他的短暂的一生就象一棵奢华的红柳。

同傅先生的亲交是在1981年，我主宰的北斗会访问西安的时候。当时，受到了以刘自铤先生为首的西安的风流雅士的热情款待，在宴席上，向傅先生求印一方，竟彻夜刻成。次日早上，又送到机场，使我感激不尽，也就是从那时起便同傅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83年的时候，傅先生访日之际，来到了我刚建好的新居，用我所有的鱼脑冻市冻石即兴挥刀一气呵成，刻了“心事室主”之印，真如仙露珍珠一般，光彩耀眼，使我打开眼界。

在1994年的时候，京都府举办建都1200周年纪念活动，在京都“职人祭”开催之时，作为友好城市的代表，傅先生被邀请访日，使我们有机会重叙旧情，也就是在当时，结识了先生的儿子傅巍君（当时，京都造型艺术大学留学中）在那以后和小傅也开始了亲交。现在就好象我家族里的一员，当时，父子合作的“柏树六十后作”的印到今年6月28日，我古稀到来之际，会继续使用在我的拙作之上。

使我感到惊叹的是，傅先生在“京都职人祭”的会场前，看到彩旗上的字竟脱口而出：“这是柏树的字”。竟被他一眼看破。还有在收到傅先生的来信时，使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和我平常写的字一模一样，误以信被返回的事等等。对他悟性之高，让我几度身有体会。

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回忆的事，其夫人张都陵女士，对我也有很多恩惠。现在，在我的书斋里陈列着很多傅先生的印和印符，还有很多大著、名著。

傅 嘉 仪 篆 刻
作者自用印

作为现代文化人，他是最有个性、最容易引人议论的角色。他简明直爽，爱和恨都是在瞬间表露无遗。

目录

作者自用印

第 1 页

为友人治印

第 33 页

为国际友人治印

第 159 页